

我们已经了解到实际趣入业果应当以十善业为突破口，在这上面得到定解、取舍达到关要，就是抓住了业果修持的扼要。之后，还要在细分上不断地发展，再进一步深入到身口意任何细小的行为上，这样它就贯彻在世俗谛的一切生活里了。业果的再深化就是四谛，它叫染净两重因果，再发展就是大乘的因果，所以业果是世俗方面最重要的一个根本点。对于它起了定解，是一切白法的根本。换言之，世出世间的一切白法都是从这里出来的，这样一路开通、一路起见解、一路起修行，就会出现各种世出世间的果利，因此说它是五乘的共基。一定要首先有这个基础，然后在它上面进一步发展。

譬如修世间的儒道，首先从家庭的孝道开始，再推之于天下，所谓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，它的扼要在哪里？首先在一个家庭里，对父母尽了孝，对兄弟尽了悌，有孝悌作为儒道的根本，之后拓展开来，视四海为一家，视一切为兄弟，视一切为父母，这样一拓展，那就好行持了。所以把握扼要就是这个意思。

同样，要深入无边业果取舍的行为，就要把握到扼要，也就是十善业道。首先消极方面要除掉黑业果，积极方面要发展白业果，在业的其余差别上也要从各个方面有细致的了解。就好比要在城市里行车，首先必须对路况有所了解，还有对交通规则、行车要素等的了解都必不可少。同样的，我们身口意的这辆奔驰，每天都要运作，都有道路、有规则、有果报，因此对于有关的要素必须要了解，这是最切身的。因此我们务必要细致的抉择业果。

抉择业果分三：一、显示黑业果 二、白业果 三、业余差别

初中分三：一、正显示黑业道 二、轻重差别 三、此等之果

今初

首先显示黑业果。

我们首先要明白，自心上的业行之道，黑的业行之道或者说危险的道路是什么。之后要知道轻重的差别，在这个险道里什么是轻的交通事故，什么是重的，这个差别是怎么造成的。还要知道，发生事故以后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，或者是被罚款，或者是要坐牢，或者被枪毙等等，这些必须要了解。然后作为一个小车司机，就要防范以行，黑业道绝对不进。如果不小心已经进了，那也要尽量把损害降到最低，这都是因为明白缘起而作出的理智的选择。

学了业果以后，人才有初步的智慧，这样逐步走下去，我们将会成为一个有智慧的行者。只要分别心还没有灭尽，我们就还是在走这条世俗的路，天天都在奔驰，所以天天都要面对这个取舍业果的问题。学了业果以后，人们开始理智地对待自己的行为，都是自发自觉地作，不再须要他人的督促。因为他知道，这的确是我自己应该好好把握的地方，这是生起了胜解以后发起的主动的行为，之后可以说你开始走上安稳之道了。因为你的心已经调整好了，观念训练好了，已经有了积极主动性，开始愿意按照这么做了。

过去对业果的愚痴、狂乱，那是一个无限黑暗的盲区，里面有无数的灾祸，无数的车毁人亡，非常危险！所以龙树菩萨说“未见生恶趣”，如果没有业果正见，就会往恶趣里走。你就像瞎子一样，在这个城市里的万千道路上瞎冲乱撞，决定是在往恶趣走，最终当然处处受惩罚，处处是险坑。又说“有见生善趣”，那是什么原因呢？就是他对于整个城市道路的走向、路况、终点等已经有了全面的了解，然后他决定会选好路，往好的地方走，这叫“有见生善趣”。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每天都在世俗心的跑道上奔驰的司机，首先要了解什么是黑业道，为此正显示黑业道。

黑业道有十：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、绮语、两舌、恶口以及贪、嗔、邪见。如果驾车往这上头奔，就走到黑道上去了，黑道里面，撞车、翻车有轻重的不同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，有的车头给撞瘪了，有的车尾给撞

飞了，有的人被撞的半死不活，有的当场就毙命，这就叫轻重程度，后果是伤残、死亡等等。

这些都懂了，你肯定能起一个防护心。就像交通局培训司机的时候，首先就让他看一下发生交通事故的起因、状况、结局，让他心惊胆颤，之后他就觉得我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。这就好比学了黑业果以后，你就起了一个断恶的心、决不往恶趣里跑的心，下至于等起都要善加防护，那是个黑道，我不能走，马上就掉转方向盘，开到善道里去。

想一想，连一个城市的道路你都会这样作判断，为什么对于生死的道路不作判断呢？在你心上的果报比车毁人亡要严重无数倍，你为什么不作抉择呢？

云何杀生？《摄分》于此说为事、想、欲乐、烦恼、究竟五相。然将中三摄入意乐，更加加行，摄为四相，谓事、意乐、加行、究竟，易于解释，意趣无违。

什么是杀生呢？《摄分》里说有事、想、欲乐、烦恼、究竟五相，然而把中间的想、欲乐、烦恼这三者归摄为意乐一相，再加上加行就成为四相，也就是事、意乐、加行和究竟，这样容易解释，在意趣上也没有相违。

下面就按照事、意乐、加行、究竟四相来解释十种业道。

其中杀生事者，谓具命有情。此复若是杀者自杀，有加行罪，无究竟罪。《瑜伽师地论》于此意趣，说他有情。

杀生的事是指具有生命的有情，如果是杀者自杀，只得加行罪，没有究竟罪。《瑜伽师地论》以这个意趣说杀生的事，需要是自己以外的其他有情。

意乐分三。想有四种，谓如于有情事作有情想，及非情想，于非有情作非情想及有情想。初及第三是不错想，二四错误。此中等起若有差别，譬如念云“惟杀天授”，若起加行误杀祠授，无根本罪，故于此中须无错想。若其

等起于总事转，念“加行时任有谁来悉当杀害”，是则不须无错误想。

意乐有想、烦恼和等起三者。

想又包括四种，就是对于有情作有情想、对有情作无情想、对无情作无情想、对无情作有情想。这里面对有情作有情想、对无情作无情想是不错乱的想法，对有情作无情想、对无情作有情想是错乱的想法。

这里等起如果有差别，比如心里想，我唯一要杀掉天授，如果在起加行时误杀了祠授，则没有根本罪。总的来说，是需要无错想。因为把祠授当成了天授，心发生了错乱就不得根本罪。如果他的等起是对总事而转，就是缘一切有情想“不论是谁来我都要杀他”，这样就不须要无错误想。也就是不须要无错想的条件，只要把对方杀掉了就是杀生究竟。

如是道理，于余九中，如其所应，皆当了知。

这个道理在其他的偷盗等的九个恶业里面，应当相应地搭配而了解。

烦恼者，谓三毒随一。等起者，谓乐杀害。

意乐中的烦恼是指贪、嗔、痴随便一种。譬如，以贪求动物的皮肉能够卖钱而杀是以贪欲杀生；因为这是我的仇家，他杀了我儿子，现在我也要杀他，这是以嗔恚杀生；或者认为动物天生就是要给人吃的，所以我们吃了没问题，这就是以痴心杀生。或者因为贪著味道而杀生，就是贪心杀；我特别讨厌蚊子，把它杀掉，这就是嗔心杀；或者因为外教的教义里说，杀牲畜来祭祀能够得到福报，因而杀生，这就是痴心杀。总而言之，是由贪、嗔、痴的任意一种发起而造。

等起是心里乐欲杀害，有喜欢做的习气。这就像猎人常常要上山打猎，他有杀生的瘾，喜欢杀。或者因为已经串习成性了，像很多人杀蚂蚁、杀泥鳅等等，是在等起上就特别喜欢。

加行中，能加行者，谓若自作或教他作，二中谁作，

等无差别；加行体者，谓用器械，或用诸毒，或用明咒，随以一种起加行等。

加行就是在意乐以后，开始发起杀生的行动。这里又分能加行和加行体性两种。能作加行者，或者是自己作或者是教导别人作，无论是哪一种都没有差别，都叫做杀生的加行。加行的体性就是行为的做法，或者用器械，也就是用各种凶器，或者是下毒，或者念恶咒，随便哪一种，起了加行就是行为的体性。

究竟者，谓即由其加行因缘，彼尔时死，或余时死。此复如《俱舍》云：“前等死无本，已生余身故。”此中亦尔。

究竟就是由前面的加行因缘，被杀有情当时死掉，或者在其他时间死掉，当他断绝命根时，就叫杀生业究竟。这又像《俱舍论》里所说：如果杀生者在被杀者以前死掉了，或者跟他一起死掉了，那就不结根本罪。因为当被杀者断命根的时候，这个凶杀者已经转成另一个身了。也就是说，他在此生的最后一刻杀生并没有究竟，等到被杀者死的时候他已经转生到下一世了，所以不得根本罪。

不与取，事者，谓随一种他所摄物。

不与取的事，是指任何一种他人所有物，或者有主物、他人所摄之物。

意乐分三：想与烦恼俱如前说，等起者，谓虽未许，令离彼欲。

意乐有想、烦恼、等起三者。

想指无妄想，没有错乱。

烦恼就是由贪嗔痴三毒发起，或者是因为贪求对方的财物发心窃取，或者是因为嗔恚对方要窃夺他的财物，或者是因为痴心以为盗窃无罪而作偷盗。

等起是虽然对方没有允许，但是发起了让财物远离他的欲心。

加行中，能加行者如前。加行体者，谓若力劫，若暗窃盗，任何悉同。此复若于债及寄存，以诸矫诈欺惑方便，不与而取。或为自义，或为他义，或为令他耗损等故，所作悉同成不与取。

加行，有能加行和加行体性两分。能加行指自作以及教他作。加行体性包括三种，一种是以力量劫夺，比如以权势劫夺、以武力劫夺或者暗中盗窃，这些都是偷盗的加行。或者对于债务以及寄存之物以各种狡诈欺诳的手段，别人没有给你而善自取用，据为己有。或者为自身的利益，或者为相关他者的利益，或者想使他人损耗等的缘故，这样所作的都成不与取的加行。

究竟者，《摄分》中说：“移离本处。”于此义中，虽多异说，然从物处移于余处，惟是一例，犹如田等无处可移，然亦皆须安立究竟，是故应以发起得心。

究竟的判定，在《摄分》中说：当把物体移离了它原本所在之处，就叫究竟，完成了偷盗罪。对于此义虽然有多种不同的说法，然而把物体从原处移到余处这是一种情况。譬如田等无法移动，但也需要安立盗罪的究竟，所以应当以盗者发起了得心作为究竟的界限。

此复若是教劫教盗，彼生即可。譬如遣使往杀他人，自虽不知，然他何时死，其教杀者，即生本罪。

再者，如果是教唆他人去抢劫、偷盗，只要他生起得心就算是教授者不与取罪究竟。譬如，派遣一个杀手去杀某人，自己虽然不知道他何时断命根，但只要被杀者死掉，这个教杀的人就生起了根本罪。

欲邪行，事者，略有四种，谓所不应行、非支、非处及以非时。

欲邪行的事有四种，所不应行的境，以及不应行的身体的部分，不应行的处所，不应行的时间。

此中初者，谓行不应行所有妇女，及一切男非男非

女。

所不应行的对象，包括不应当行淫的所有妇女，以及一切男子和非男非女的黄门。

此之初者，《摄分》中云：“若于母等，母等所护，如经广说，名不应行。”如马鸣阿闍黎说此义云：“言非应行者，他摄具法幢，种护至王护，他已娶娼妓，诸亲及系属，此是不应行。”他所摄者，谓他妻妾。具法幢者，谓出家女。种姓护者，谓未适嫁，父母等亲，或大公姑，或守门者，或虽无此自己守护。若王若敕而守护者，谓于其人制治罚律。于他已给价金娼妓，说为邪行。显自给价，非欲邪行。大依怙尊亦作是说。男者俱通自他。

这里所不应行的妇女，按照《摄分》所说，对于母亲等，以及母亲等所护的妇女，像经中广说那样，叫做不应行。马鸣阿闍黎具体地说明了这一类的不应行的对象，其中包括以下几种：

一是他所摄，指他人所有的妻子和小妾。

具法幢者，是持三世佛清净幢相者，也就是现出家相的出家女。

种姓护，是指还没有到出嫁年龄，为父母等亲人或者公公、婆婆或者守门者所守护，或者虽然没有他者守护，自己守护自己。

若王若敕而守护，就是指由于王家或者国家对这人制定了刑罚，她正在服刑期间等等。

对于他人已经给了价钱的娼妓行淫也叫做邪淫，这显示如果是自己给价钱的娼妓，不是欲邪行。阿底峡尊者也这样说。

男者通于自己以及其他入。

非支分者，谓除产门所有余分。马鸣阿闍黎云：“云何名非支？口便道婴童，腿逼及手动。”大依怙云：“言非支者，谓口秽道，及童男女前后孔户，并其自手。”此

说亦同。

非支分就是除产门以外的其他部分，按照马鸣和阿底峡两位尊者所说：一者是说口、大便道、婴童、腿逼和手动。阿底峡尊者说：是指口、肛门、童男童女的大小便道，以及自己的手。这里的说法与此相同。

非处所者，谓诸尊重所集会处，若塔庙处，若大众前，若于其境有妨害处，谓地高下及坚硬等。马鸣阿闍黎云：“此中处境者，在法塔像等，菩萨居处等，亲教及轨范，并在父母前，非境不应行。”大依怙师亦如是说。

非处所，是指以下一些不应行淫欲的地方而行淫欲，那就是邪行。即在诸尊重集会的地方，有塔庙的地方，或者在大众面前，或者行淫之境有妨碍处，指地高下不平以及坚硬等。

马鸣阿闍黎说：这里所谓的欲邪行的处所是指在佛法或者塔像等前，菩萨的居处等中，亲教师轨范以及父母面前，这些地方不应行淫。大依怙师阿底峡尊者也这样说。

非其时者，谓秽下降，胎满孕妇，若饮儿乳，若受斋戒，若有疾病匪宜习故，若过量行。量谓极至经于五返。马鸣阿闍黎云：“此中非时者，秽下及孕妇，有儿非欲解，及其苦忧等，住八支非时。”大依怙尊亦复同此，稍差别者，谓昼日时，亦名非时。

非行淫之时，包括女人月经时；或者怀胎期满之时；孩子正在喝奶时；或者受斋戒时；有疾病不应行淫时；或者过量而行，这里的量指最多不能超过五次。马鸣阿闍黎说：这里说的非时，是指月经、怀孕、有孩子或者对方没有行淫的兴趣，以及处在心忧、身苦等当中，在八关斋戒的持斋戒期间，这些都是非行淫之时。阿底峡尊者也与此相同，稍有差别处是指白天行淫也叫非时。

非支等三，虽于自妻，尚成邪行，况于他所。

非支、非处、非时这三者，即使对自己的妻子行淫也成

为欲邪行，何况对他者呢？

意乐分三。想者，《摄分》中说：“于彼彼想，是须无误。”《毗奈耶》中，于不净行他胜处时说：“想若错不错皆同。”《俱舍释》说：“作自妻想而趣他妻，不成业道。”若于他妻作余妻想而趣行者，有二家计，谓成不成。烦恼者三毒随一。等起者，谓乐欲行诸不净行。

意乐有想、烦恼和等起三者。

想，在《摄分》中说：发生了彼彼想，需要无错或者心不错乱。《毗奈耶》中判断成为不净行的他胜处时说到：无论想错乱或不错乱都可以结成究竟罪。《俱舍释》里说：作自妻想却趣向他妻这不成为业道。如果对于他妻作余妻想而趣行有两家的说法，有的说成根本罪，有的说不成根本罪。

烦恼是指贪、嗔、痴任何一种。比如有的贪行淫之乐而与他妻行淫。有的是以嗔恚仇恨敌家，而与敌家的妻子行淫以泄私恨。有些是愚痴持性解放论，以为行淫无罪过而任意地行淫。诸如此类，就是以三毒而发起行淫。

等起是指心里乐欲作各种的不净行。

加行者，《摄分》中说：“教他邪行，教者亦生欲邪行罪。”《俱舍释》说：“如此则无根本业道。”前或意说非根本罪，然须观察。

究竟者，谓两两交会。

加行，在《摄分》中说：教唆他人邪淫，教唆者也生欲邪行罪。《俱舍释》里说：如此教唆者没有根本业道。前者或者意思是说非欲邪行的根本罪，但这点还需观察。

究竟是指两两交会。

妄语，事者，谓见闻觉知四，及此相违四。能解之境，谓他领义。

妄语的事包括八种，见、闻、觉、知以及不见、不闻、不觉、不知。也就是说见了说没见；没见说见到；听到说没听到；没听到说听到；觉触到了说没觉触到；没觉触到说

觉触到了；知道说不知道；不知道说知道。

能解之境，是指听者领解了所说话语的意思。

意乐分三：想者，谓于所见变想不见，及于未见变想见等。烦恼者，谓三毒。等起者，谓覆藏想、乐说之欲。

意乐有想、烦恼、等起三者。

想，是指对于见到的变一个想法说没见到，对于没见到变一个想法说见到，其他听到、觉触到、知道以及相反面都是这样。总而言之，想是有一个扭曲，本来是知道的变了一个想法说不知道，本来不知道变了一个想法说知道。或者本来是没听到变一个想法说我听到了，听到了变一个想法说我没听到，像这些都是妄语的想。

烦恼，是指出于贪、嗔、痴三毒而发动起妄语的业行。比如，为了贪求名誉，本来是不知道然后说我知道。或者为了避免被批评，本来是已经听到了说我没听到。或者起嗔恚，本来是没见到，却由于嗔恚对方，说我见到他做了什么坏事。这样诬陷对方叫以嗔恚而起妄语。以愚痴而起妄语，认为可以随便说话，可以把见到说成没见到，没见到说成见到，心里随意变动，这个就是以痴心而发起妄语。

等起，就是当时启动的状态有一种覆藏想，也就是隐瞒事实真相。乐说之欲就是指特别喜欢说妄语的欲心。就像有人一旦串习成性了，到什么地方都喜欢说妄语。

加行者，谓或言说，或默忍受，或现身相。

加行的体性是或者口里说，或者不说话而忍受，或者示现手式、眼神或者表情等各种身相。譬如说，不是他做的，然后你瞟他一眼表示就是他。这就是心里变了想法要诬陷他而这样表示的，那就是妄语的加行。

此复所求，或为自利，或为利他，随为何故，说悉同犯。

这里所求的，或者是自身的利益，或者相关的他者的利益，无论为了什么缘故，说了妄语都犯了妄语的罪。

此中说于妄语、离间及粗恶语，虽教他说，其三亦成。《俱舍本释》于语四业，皆说教他亦成业道。《毗奈耶》中说：“起此等究竟犯时，要须自说。”

这里说在妄语、离间语和粗恶语这三者上，虽然不是自己说，而是教唆他人说，但是这三者只要说出去了，也是自犯了妄语罪。《俱舍本释》里对于四种语业都说教他也成就业道。《毗奈耶》教中也说：要结成此等的究竟罪犯时，必须要自己说。换言之，只有自己说才得究竟罪，不是自己说，教他说会得支分罪，不得究竟罪。这是《毗奈耶》的观点。

究竟者，谓他领解。《俱舍释》说：“若他未解，仅成绮语。”离间粗语，亦皆同此。

妄语业究竟的界限，就是对方领解了这个话语的意思。《俱舍释》里说：如果他人没听懂，或者没明白意义，只是成就绮语业。离间语、粗恶语也是这样的。换言之，虽然说了离间语，但是对方没听清楚、没懂意思，那也只是成为绮语。粗恶语也是这样。

离间语。事者，谓诸有情或和不和。

离间语的事，是指和合或者不和合的有情。

意乐分三，想及烦恼如前，等起者，和顺有情乐乖离欲，不和有情乐不合欲。

意乐的三分里：

想，是指无误想。

烦恼指以贪瞋痴发起离间语，或者贪求财利，挑拨离间，破坏其他老板和顾客的关系。或者为了求取权利，破坏对手和他下属的关系。或者起于嗔恚破坏他者家庭的关系，或者朋友、君臣等之间的关系。或者以愚痴发起，以为说离间语无有过失，可以任意而行，这样随意说离间语。

等起，是指有一种很不好的欲乐，对于和合的有情就喜欢让他分离的欲，对于不和合的有情喜欢他不和合的欲。

加行者，随以实语若非实语，随说所说，若美不美，

随其所求，为自为他，而有陈说。

加行，是指以真实语或者非真实语，无论所说的言词美不美妙，无论所求是为自身的利益或者相关他者的利益而说出了离间语。

究竟者，《摄分》中云：“究竟者，谓所破领解。”
谓他了解所说离言。

究竟，在《摄分》中说，是指所破对象领解了话语的意思，也就是他了解了所说的离间语的含义。

粗恶语，事者谓诸有情能引恚恼。

粗恶语的事，是指能够引起嗔恚、恼恨等心态的有情。假使这有情说了以后，他心里不会起恚恼，就不属于这里的事。

意乐中，想烦恼如前，等起者，谓乐粗言欲。

意乐中，想需要无妄想。

烦恼指由贪、嗔、痴三毒发起，以贪心发粗恶语，譬如贪财或者权势，以粗恶语打击竞争对手；或者因为对方不能满自己心意，而以粗恶语毁骂他；或者以为可以随意破口大骂，无拘无束，这是痴心所引起。

等起，是指喜欢说粗恶语的欲乐。如果有这种欲，一开口就说很多粗恶语，喜欢说那种粗暴、恶劣的话。

加行者，谓以若实若非实语，或依种过，或依身过，或依业过，或依戒过，或依现行所有过失，说非爱语。

加行，是指以真实的话或者非真实的话，按照对方种姓的过失，比如你是妓女、你是屠夫、你是妓女的儿子、屠夫的儿子，或者说你这样的下贱胚子；或者依身体的过失，说你是丑八怪，像驴、像马、像牛，或者你是三角眼、大鼻子、聋子、哑巴；或者依止对方业行的过失，指说他行为的过失；或者依于戒的过失，说他破戒，戒不清净等等；或者依于他现在现行的各种过失，说各种对方不喜爱听的语言。

究竟者，《摄分》中说：“究竟者，谓呵骂彼。”

《俱舍释》说：“须所说境，解所说义。”

究竟的界限，是指已经造成了呵骂对方。《俱舍释》里说：需要对境理解所说的含义。

思维心中的法道

1、思维通达十业道并如理取舍，对我们有哪些殊胜利益？

2、今天讲了十黑业道当中的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、离间语、粗恶语六者，明确此六者的事、意乐、加行、究竟四相，并将此四相记牢。